

陈忠实先生

朱鸿



陈忠实先生有宝石一般的品质,众士相会,一旦论及先生,凡男女老少,总是交口称颂,完全由衷。

我从未看到谁指责过陈忠实,或表达过其非薄的。先生也非圣者,脾气发作,难免怒形于色,不过他瑾瑜灭瑕,深具内在的温润。

1986年春夏之交,他到出版社向李佩芝交稿,是关于泰国的一组散文,我初见先生。他头发略分,朗朗笑着,露出了一个灞河汉子的白牙。不胖,然而脸上还是有肉的。一部厚重的可以立身安命的小说完成以后,先生脸上就只剩下皱纹满布的皮肤了。2016年3月23日下午3点56分我和他通电话,觉得先生的声音十分柔顺,不禁临窗辛酸。岁月不饶人,也不饶先生啊!

我和他没有机会共谋其事,同理其事,往来并非最多,不过淡然处之,也许还能导向最亲,因为心贴就是最亲了。2014年以来,先生约我吃饭数次,除了司机,就是我和他。总以为先生有什么事,然而直到放箸付款,离开餐桌,他也只是问了问我的情况,不言其他。他常常会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之中,沉默着,无意中惆怅一声,终于无语。先生有他的特点,从不贬人,从不骂人,此贵于吾辈矣。我和他吃饭,每每是先生掏钱。我望着他提取了口袋里的一叠人民币,步出包间,过一会儿,又望着他步入包间,坐下来吸几口雪茄,说:“走。”我怎么不懂由我结账才是礼呢!然而经验告诉我,我掏钱他真会急的。从命吧,这也是尊敬。

先生一直善待我,我是有感动的。求字送客,我懂尊重其劳动,然而尚未探价,他便说:“你来,你来,来就行了。”敲门入室,略作招呼,先生遂递我一个书袋说:“这是一幅,你送客。”又递我一个书袋说:“这一幅,也给你,你不嫌就留下。”淡然笑着,使我如享熏风。刘茵编辑我的散文,需要一篇评论配发,我开口请先生之作,他说:“好!你什么时候要?”在约定之日,我登堂取其文章。他先给了我一份复印件,后又持一份自己的钢笔件说:“这也给你吧!”出乎意料的惊喜,仿佛天窗悠启,阳光旋照,一片明亮。

我不能想起自己为陈忠实先生做过什么。只记得拂逆他,一而再,再而三,可恶至极。

1996年,我编辑了他的文集五部,行世在即,打算举办一个新闻发布会。出版社不愿意有花销,就把负担嫁给先生了。幸而一家企业慷慨资助,问题得以解决。企业欲通过新闻发布会为腾声三秦,这也很是正常,遂提出由其老板主持。先生约我见面,茶饮之间,恍然相告企业支持之事。获悉新闻发布会要由企业老板主持,我劈头盖脸地说:“这不行!版权是出版社的,必须由出版社领导主持。”先生一愣,又说:“我已经答应了。”我说:“陈老师,答应了也不行啊!可以给老板增加一些节目,主持必须交出版社领导主持。”先生骤然发火,宣示新闻发布会作废。不料形势如此,我遂婉转校正。经过反复协商,新闻发布会归出版社领导主持,然而程序多有空间,以让企业老板亮相,事遂顺利且圆满。先生轻松愉快,竟向领导夸我厉害。

还有一次,我邀三五朋友小聚,先生说:“某某几次要见我,干脆喊他也来,就算见了。”窃以为某某不纯,便没有允诺,也没有通知。那天晤讷,先生注意到某某不在,就问:“某某没有来?”我怡然看他,没有正面回答。先生略有作色,说:“不就是加一双筷子的事儿!”我噤然不语,恭候他之平静。俄顷宴罢举杯,先生遂开颜而乐。半年以后,某某便以其莽撞之举彻底得罪了先生。相信先生的明白,我也没有再解释什么。

记得2007年,文学院有意成立一个写作中心,委托我邀先生做主任,他欣然响应,然而拒绝报酬。我再见他,告知文学院领导的意思:主任怎么能白做呢!所以不确认报酬是多少并接受所付报酬,写作中心成立的程序便不能向前走了。先生转过脸,睁大眼睛,目光直视,声情并茂地说:“你看:我有工资,有版税,字也有一点润格,这在别的大学做一点事,这就够了。担任写作中心主任,我能做什么就会做什么,只是我不能再拿报酬了。我很清楚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:要合适,不能过。我不能过!”我知道了先生的所想。

先生是一个久经儒家文化浸润和陶冶的人,其动心凝虑,举手投足,皆有仁义礼智信的约束。秦岭嶂峦,东西横贯。天街犹在,南北纵穿。日照空,万木北冥。先生之正,馨必飘远。

唐大郎是一位报人,准确地说是一位小报报人,在其生前,即享有“小报状元”和“江南第一支笔”的盛誉。

上海是中国“小报”的发源地,自1897年6月第一张小报《游戏报》创刊,到1952年11月《亦报》的停办,前后存续达五十余年。

小报一问世,就秉承“记大报所不记,言大报所不言”的宗旨,尽可能远离政治,将视角下移,大量刊登社会新闻,专述市井小事,从衣食住行到吃喝玩乐,将市民百姓的开门七件事一网打尽。小报“自由”、“消闲”的特性,反而让它的销售量远高于一般“板起面孔做文章”的大报,在上海市民的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;同时,在利润的驱动下,也造成小报从业者良莠不齐,办报格调高低不均的状态。小报的老板和主笔,既有洋场名士、文学作家、编辑记者,也有喜欢舞文弄墨的医生、律师、商人等等。有些小报,注重社会责任,洁身自好,作风正派;而有些

则专挖名人隐私,打压同行,宣扬低俗,以拍马舔痔为能事。小报的庸俗浮夸,低级趣味,也成为屡次遭禁的一大原因。

抗战胜利后,上海社会局颁布公告,再次限禁小报。凡沦陷时期的各类报刊一律停刊,同时令沪上欲办办的报社重作出版登记。

1945年11月17日,一种逢周六出版的小型周刊在上海报摊悄然出现。其十二开本的新颖版式,立刻引起一貫喜新厌旧的上海人的关注,而雅俗共赏的文字风格,一反以往小报的低俗格调,成为阅报者的“抢手货”。

主办这份名叫《海风》周刊的正是海派报人代表唐大郎和龚之方。《海风》的一炮打响,让仿效者蜂拥而起。有的已经发行的期刊,立即改版,仿其方形外观;有的连刊名也一并仿制,如《海潮》《海星》《海星》《海光》《海声》等等。人们很快将这一类形制的期刊称为“方形周刊”,又因其在上海发源并主要在沪出版,故又称“海派



放学以后 (中国画) 何艳萍

方形周刊”。

其实,《海风》的特色,受到过夏衍等人的影响。夏衍当时在《世界晨报》上开辟“蚯蚓眼”栏目,所发文章都针砭时弊,且短小精悍,妙语警句传诵一时。

唐大郎天天读“蚯蚓眼”,击节称赏了几个月,表示“这些文章,都是加重小型报本身分量,及提高小型报水准最好的材料,好在它是短小,所以符合小型报的风格。”《海风》走的正是“蚯蚓眼”式的道路,它标榜的“说真话,敢批评,针对社会现状,为老

百姓作喉舌”的办刊特色,受到老百姓捧捧,读者群迅速扩大到大江南北。但随着《海风》的畅销,跟风而起的“方形周刊”鱼龙混杂,很多甚至以色情庸俗作卖点,故很快遭到当局“一窝端”的查禁。这种“一扫帚打杀十八只蟑螂”

的野蛮做法让《海风》无端受累,唐大郎悲愤控诉:“我是方形周报的发行行人之一,因为没有造过谣,也没有用色情来戕害过读者,向来无愧于心……遗憾是力争上游的结果,遭受到一网打尽的取缔,早知如此,我们也会色情,也会造谣,在当时候得昧一味良心,多销几本,纵然发不了财,至少不至于赔出肉里钱来。”

唐大郎原名云旌,高唐、云裳、刘郎等都是他的笔名,其中以“大郎”最为人所熟知。他十余岁时即给小报投稿,二十岁出头就成为职业报人,其为人潇洒,文风独特,落笔如珍珠撒地,尤其诗才独步,所作的打油诗、竹枝诗,取材灵活新鲜,用词泼辣诙谐,却严守旧体诗格律,诗尾注语尤其出色,其《高唐散记》《定依阁随笔》和《唐诗三百首》等都是当年的名牌专栏,很受读者欢喜,以致“看了大郎再睡觉”成为当时的一句流行语。他擅写短文,每篇文字几乎都在千字以内,但撰文勤奋,一生诗文至少在三百万字以上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,唐大郎被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夏衍安排到《亦报》,负责编排这“过渡

时期的海派小报”,后又加盟《新民晚报》,负责副刊,这也许是作为报人的唐大郎的一个最合适去处了。晚年大郎在香港《大公报》刊出诗词专栏,数量有几百首之多,深受海内外读者欢迎,周恩来生前曾两次对夏衍提起过:唐大郎在香港发表的组诗“是有良心有才华的爱国主义诗篇”。大郎1980年病逝时,夏衍对他有这样的评语:“他的一生,是一个勤奋劳动的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的一生。”可谓盖棺论定。

期望日后能看到这样一位爱国知识分子诗文的整理出版。

友谊的小船为何倾覆

周炳松

生活当中友谊的中止、婚姻的破裂有各种原因,听到最多的可能是忍受不了对方的缺点,或者是看不惯对方的做法。有研究说,人们倾向于把他不能接受的品性列出一个长长的负面清单,而对别人好的方面、好的品性则重视不够。

这种情况很容易解释:人们在做投资理财时,会较多地考虑风险因素以及如何规避风险。交友时也一样,人们对可能导致关系破裂的原因往往会考虑得更多一点。

去年10月,互联网上的一份“个性和社交心理学告示”披露了一项研究结果,称女人相对男人更多地关注关系破裂的原因,这可能因为女人在交友过程中风险更大,比如说她们会怀孕,这也促使她们在选择男友时比较挑剔,要考虑男人今后是否有能力抚养孩子。

上述研究中有一项问卷列出了17个坏品性,询问了5541位美国成年人:他们是否认为这些坏品性会导致双方关系的破裂?

结果是女人认为会导致破裂的要多一些,但所指称的关系破裂的“元凶”,男女所列出的倒非常相似,它们依次是

“头发散乱、不干净”,“懒”和“贫穷”。较多的女人把“缺少幽默感”作为不愿开始

交往的理由,相反,男人择偶时却更愿意对方比自己更聪明。

男人讨厌“多嘴多舌”,还认为对方“性欲不旺”是关系破裂的因素。女人则更多看重“性生活的质量”。由此可见,男人认为性生活次数足够就可以了,女人则不然,如果质量低下就会走人。

关系破裂的因素因长期、短期而异——如“易发怒”、“婚外恋”、“不诚实”等均属破坏长期关系的;而影响短期关系的则有“健康问题,如有性传播疾病”、“体气”和“邋遢”等。

在我们平时交谈时,往往会听到更多的关系破裂的原因,如酗酒、抽烟、说谎和讲话声音太大等。有一些则纯属个人的偏好,如嫌对方有手汗,嫌对方养狗养猫,嫌对方穿石头磨过的牛仔裤、穿凉鞋时穿袜子等……

所以,当我们对造成关系破裂的原因有足够重视时,也要注意这些原因是否合乎情理,否则,就容易错过一些值得交往的朋友或伴侣。



“3月,带着你的嘱托/我只身飞向了南国/尽管春色温柔/孤寂却在我思念的河床掠过/风追着心的步伐/蘸上泪水磨成的墨/向着远方的星空/吟唱你一听就醉的那首歌……”这是22年前我在广东写给妻子第一封家书的开头。要说我平生写过的情书,也就是与妻两地书中即兴写就的情诗。

1994年3月,我受单位派遣赴广东顺德工作。第一次出远门开始很兴奋,然而没几天离别亲人的愁绪油然而生。曾对小说、影视剧里主人公刻骨铭心的离忧别愁以及重逢时的欢愉、激动、兴奋之场面描写不屑一顾!认为那只是作家、编导的丰富想象,抑或是为情节需要而刻意安排的。然而自己离开亲人却真实体会到了别离的难熬滋味,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刻,想起千里之外的妻子带着2岁的女儿还有年近古稀的老父亲,她单薄的身子能撑起这个家吗?于是起身铺纸伏案,饱蘸浓浓春意和款款深情,让思绪和情愫在笔间倾泻,流向远方亲人的心里!

出于舞文弄墨的本能,在信的开头便写下了以上的情诗……

在顺德工作的三年时间里,因单位离镇上较远,除星期天去邮局打个长途电话外,和妻子联络的方式大多是靠鸿雁传书。当时从信投出到妻子收到,大约近一周时间,待我收到她的回信也就半个月过去了。尽管时间漫长,但只要收到妻子的信,那喜悦之情便是我领略了杜甫《春望》诗中“家书抵万金”的意境!文化不高的妻子除了称呼那行暖昧的词语,有时甚至句中还有错别字,但看到家书就犹如看到父亲佝偻的背影、女儿活泼可爱的模样和妻子淳朴贤惠的身影,他们如在我身旁,正与我侃侃而叙共享天伦之乐!春节探亲来临之日,便是我可以

回家和妻儿团聚之时。临行前的20天我便写信把消息告知妻子。

“我仁立在顺德大桥边/用一双欲穿的眼/想象你忙碌的身影/何时与我来一场不会隔空的相见/等待在梅花暗香浮动的季节/再次执手浦江意缠绵/此刻/我呢喃着一首你喜欢的诗篇/里面藏了几许不可言传的缱绻……”信开头的这些诗句,是我急切回家的心声,是我与妻子分别一年后的思念,更是我独处异地归心似箭心情的真实写照!

其实,离别之愁在漫长而短暂的人生中,每个人都会经历。它不亚于失却某个重要良机甚至生命危在旦夕时的消沉、恐惧,只不过每个人对此的感受程度不同而已。当探亲亲重又回到孤身独居的他乡时,思念亲人、眷恋妻子的心情又浸淫于周身!“相聚的日子/思念/在两张嘴唇的温馨中融化/分别的日子/

思念/在传情信笺的增厚中升华/梦里的日子/思念/在海市蜃楼的幻境中加压/重逢的日子/思念/在两心相交的蜜意中爆炸……”

家书不用千言万语,而情书更需情自由衷!去年9月和老伴整理书橱,那一摞家书又落在眼前,看着泛黄信封上那熟悉的字迹和曾经的地址,真是感慨万千!

时值中秋,我俩找出当年中秋节我写的信,一同吟诵了里面的一首诗:“你赠我的莲蓉月饼很沉甸/这饼是圆而不是句点/打开尘封的皮和馅/似你淡淡的肌香与微笑的甜/初一杯茶斟一杯酒/品尝这化不开的缠绵/待喝干了酒饮完了茶/月亮已缺/情绪已扁/朦胧中/清晖不见/倩影不见/原来哟/月亮和你都挂在了我心间……”

汉中游吟

王养浩

油菜花海,梨园如雪白。一抹夕阳朱鹭来,洋州尽是爱。望江诗情满怀,谒蔡侯墓,登拜将台。

汉江曲
万顷菜花招手,共聚首。千年汉风凝眸,惊一流。兵马俑,群雄斗,汉江愁。今朝旭日飞舟,百鸟歌。

浦江情
鬓染霜,老眼泪汪汪。青春如火慨又慷,乡情似水绵且长。相思梦浦江。

注:陕西的汉中,历史上在两汉三国时期,是兵家必争之地,素有“小江南”之称。五十多年前,上海不少工人响应号召,举家赴汉中,支援当地建设。

情诗写在家书中

费平

回家和妻儿团聚之时。临行前的20天我便写信把消息告知妻子。

“我仁立在顺德大桥边/用一双欲穿的眼/想象你忙碌的身影/何时与我来一场不会隔空的相见/等待在梅花暗香浮动的季节/再次执手浦江意缠绵/此刻/我呢喃着一首你喜欢的诗篇/里面藏了几许不可言传的缱绻……”信开头的这些诗句,是我急切回家的心声,是我与妻子分别一年后的思念,更是我独处异地归心似箭心情的真实写照!

十日谈

明日请看一篇《致命的情书》。

